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四回 孽海情牽如幻夢 迷花亂酒受災殃

話說公子周魁與素秋在勾欄院中初會，雲雨情深，銷金帳暖，一夜無話。次日天明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家人周坤從外面進來說：「公子快回家罷，昨日老太爺問下來了！我說公子到朋友家中吃酒作詩，天晚未能回來。怕今日老太爺又要找你呢！」周公子聽了，說：「知道，你去外邊備馬來，我這就走了。」家人到外邊備馬等候。周公子吃了幾杯茶，說：「我回去，明天必來。」素秋說：「今日晚間不來嗎？」公子說：「我也未定。」說罷走了。素秋送至院外，二人分別。周魁到家中，先去見他父親，說昨日住在朋友家中、周大人說：「兒呀，你此時正當用功，交結幾個同類朋友也是好的，在一處談談，多長見識。總要與正人來往，勿好遊戲，荒廢了正業。」周魁答應道：「是！」說完，就吩咐：「你往書房用功會罷！」周公子自己到了書房坐下，呆呆的發愣，那有心腸看書寫字，心只記念素秋。這一日在書房中走來踱去，坐立不安，到晚間他父親又同他一處吃飯，他更不能分身走了，天晚安歇。

次日早起，他對家人說知：「如老大爺問我，說我訪友去了。」說罷，他帶書僮青雲，到了東門外落鳳池勾欄院門外。早有花鴛兒鄭氏看見，說：「公子爺來了。昨日晚間，我素秋姑娘白等了一夜，叫我在門外看望你。」周魁一笑，說：「我知道了！」進了院門，來到西院中北房內，素秋正自梳洗已畢。這房中花鴛兒又派來一個使女，小名叫櫻桃，□四歲，很機靈，伺候茶水。周公子與素秋見了，二人蜜語甜言，兩情相洽，又宴樂了一天，這日住在院內。自此之後，時常來往。周公子揮金如土，給鴛兒等賞衣服、制首飾，把素秋打扮滿頭珠翠。光陰似箭，不知不覺過了一年之久，那玉山縣城內外，開水鍋落鳳池有一個名妓廣寒仙子鄧素秋，雖未見過的，都知道是周尚書的公子大管家，也無人敢惹他。

這日也該有事，周公子正同鄧素秋在那西院之中吃酒，忽聽外邊一片聲喧。只因今晚掌燈之時，來了兩個人到這勾欄院，要尋花折柳。頭一個年約二□八九歲，頭戴粉色武生巾，雙垂飄帶，身穿白緞箭袖袍，腰繫絲鸞帶，套玉環配玉環，外罩粉色團花氅，繡的百幅鬧蝶，藍綢中衣，足登青緞快靴；面如傅粉，白中透紅，眉清目爽，唇如涂脂，牙排碎玉，正是英雄美少年。後跟那人，年在二□以外，頭戴藍緞六瓣壯士巾，迎門茨菇葉上嵌六個明鏡，高威威一朵藍絨球，朵朵亂花，藍綢箭袖袍，藍大氅，青緞快靴；黃白臉面，細眉大眼，鼻直口闊。那兩人到了院中，微帶醉態，花鴛兒連忙說：「請至上房裡坐！」那二人到了北上房一看：靠北牆一張條桌，東西各有瓷瓶一個，當中擺著一個果盤，裡面放著應時果品；案前八仙桌兒，兩邊各有椅子；牆上掛著一軸挑山。上畫的是「呂洞賓醉臥岳陽樓」，上面題詩一首：

朝游北海暮蒼梧，袖裡乾坤膽氣粗。
三醉岳陽人不識，浪遊飛過洞庭湖。
兩旁的對子是：
得意客來情不厭，
知心人到話相投。

二人看罷落座，鴛兒送過茶來，問：「二位老爺貴姓？」那穿白的武生說：「我姓吳，他姓李，把那上好的妓女叫出來見我。」鴛兒立刻把桂紅、碧桃、巧雲、蓮青叫過來。只見簾攔動處，一個個花枝招展，裊裊娜娜，香風撲面，一陣蘭麝熏人，站在那二人面前，說：「二位老爺來了！你二位喜歡那房裡喝酒，我們姐妹奉陪。」那一穿白的武生問道：「那一個是廣寒仙子鄧素秋？」花鴛兒說：「廣寒仙子素秋是周公子的人，在西院裡住著，並不見客，亦不陪酒。」那壯士帶著醉態說：「胡說！那有周公子的人在這院中度日之理？快把他給我叫來，要銀錢爺爺有的。如不叫來時，我是連人帶物都要打的。」花鴛兒說：「二位老爺說話太臉急了！我這裡要有好姑娘，還怕見老爺嗎？這素秋實是不能叫來的。二位老爺，四人不好，請到別院中看看就知道了，我們這算玉山縣頭一家勾欄院，要到別處更看不上眼了。」那二人聽了鄭氏之言，把臉一變，說：「我好好的與你說，你倒是支吾？」拿起茶碗來照定花鴛兒鄭氏就打去，眾妓女紛紛倒退。花鴛兒先往外跑，那壯士二人就把屋中物件連摔帶砸。

花鴛兒一聽真急了，跑到西院素秋的房中說：「公子爺來救命！今日來了兩個人，定要素秋陪酒。我說是公子的人，他開口便罵，把外院上房的物件全摔了，還要往這裡來打公子呢！」周魁一聽，即叫：「青雲，你去把我家中鏢丁叫來，先給我打這二人，然後送衙門治罪。」那書僮答應。到了外邊，正遇見鏢丁陳泰、秦斌，同著鏢局中四五個人，是振遠鏢局楊明的小伙計，方從酒舖內吃酒出來。青雲說：「陳師傅你們快來，我們公子爺與人打架，叫我們來找你們呢！」陳、秦一聽，就帶眾人到了落鳳池行院之內，見上房台階上立二人，連嚷帶罵。這院中賈正也被他打了，躲在屋內，把脖子一縮，連氣也不敢出。這陳泰、秦斌問著五人個人說：「什麼人在這裡吵鬧？」花鴛兒同周公子自西院中出來，說：「陳泰打這兩個忘八的狗才！」那穿白的壯士躡在院中就同兩個鏢丁打在一處，那五六個人與那穿藍的也打上了。這院中使喚的人也幫助動手，只打了個落花流水，把二人打的鼻青臉腫，遍體傷痕。那二人一縱身上了屋，說：「好打打！你們這些東西是那裡來的，可有名姓？」那陳泰、秦斌說：「我們是周大人那裡護院的鏢丁。你二人是那裡來的賊徒？」那振遠鏢局幾個伙計說：「我等是振遠鏢局的伙計。」那二人哈哈冷笑說：「罷了！你等倚仗人多勢大，我吳桂自有報仇之日。」說罷走了。周公子把鏢丁叫進來，每人賞了幾兩銀子，說道：「明天你們還來，怕兩個賊人來報仇。」陳泰等答應去了。次日又邀請振遠鏢局的七八個人。一連六七天，亦不見動作，也就不防備了。

周公子自與素秋相交，二人情投意合，如同夫婦一般，亦時常家中走走，見了他父親，就說是在外邊讀書呢。家人都知道公子迷亂勾欄院中的素秋，也無人敢說。周公子在落鳳池有一年之久，花費了銀子足有三四千兩。這日正同素秋在一處吃酒，時逢月半，皓月當空，把樓窗支開，擺了一桌酒菜。二人淺斟慢飲，談心說話。酒至數巡，素秋彈著絲弦，唱了一曲〔寄生草〕，是：

初相會可意郎，也是奴三生幸。你本是丹桂客，誤入章台。喜的奴竟夜兒無眠，真心兒敬愛你。須要體會奴的心懷，莫當做路柳閒花兒看待。

唱罷，周公子滿斟了一杯，說：「先飲這一杯酒，我罰你唱這個曲兒的。我那一樣待你是野花閒柳呢？家中要由我做主，我早把你接至家中，作為百年夫妻！」素秋微笑，秋波斜視，說：「你特地多心了。我早知道，就是一件：你竟在我這裡貪戀，也不讀書用功，豈不把一生之事業要耽誤了？依我之見，你把書籍拿些來，在這裡早晚可用功，你我也不寂寞，將來可望金榜題名了。」周公子心中深以為然，說道：「也好。」正在說話之時，天有三鼓了，只聽房上有人說話，說：「到了，就是這裡。」撲咚一聲，跳下兩個人來，跟從著□五六個，都是追風馬尾巾、青緞子軟靠，背插單刀，說：「咧！素秋不要害怕，我們刀揀有仇的殺呢！」進了房中，伸子就把周公子抓住，一刀把人頭划下來，背起素秋，發了一聲喊，連素秋同周公子的人頭一並搶去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